

## 术语的定义

郑述谱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给术语下定义是术语学基本理论要回答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本文以不同学科、不同研究方法为视角, 较为全面地阐述俄罗斯术语学派对这一问题的各种不同论点, 并对这些论点作了评析。最后, 作者还尝试着提出了自己为术语所下的定义。

**关键词:** 术语; 定义; 学科

**中图分类号:** H083

**文献标识码:** A

### 引言

从俄国术语学的“经典人物”到后来投身术语研究的语言学家以及术语学家, 一直都致力于为术语下一个准确的定义。然而, 迄今为止, 普遍为人接受的术语定义并没有产生。在不同的工具书中, 不同的作者笔下, 术语的定义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达尼连科(П.Н. Даниленко 1977: 83-86)在70年代发表的一篇著述中, 就列举出19种有关术语的不同定义。可以肯定地说, 这绝不是现有定义的全部。这种情况的出现绝非偶然。50年代中期, 国际标准化组织第37技术委员会的一个文件中也指出, 整个术语工作的一个核心概念“术语”仍然是没有确切定义的。可见, 给术语下定义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如果将俄国术语学围绕术语定义问题所发表的各种不同观点作一番梳理, 那不仅对认识这个问题本身大有裨益, 甚至对了解术语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发展脉络, 也是个非常便捷、非常合理的切入点。实际上, 对许多与术语研究有关的理论问题的回答, 都与如何给术语下定义有关。可以说, 术语的定义既可以看作是术语理论研究的首要问题, 也是术语理论的核心问题, 是关系全局的问题。

塔塔里诺夫(Татаринов В.А.)在《术语学理论》(1996: 155)一书中在阐述术语的不同定义时, 提出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观点, 尽管他并没有完全展开。他认为, 不应该试图为“术语”这一“事物”下定义, 而应该为作为“研究对象”的“术语”下定义。这实际上是说, 术语作为一个事物是复杂的, 具有多方面的特征。不同的研究者可以从自己学科的研究视角出发来给术语下定义, 而不必追求面面俱到。列依奇克(Лейчик В.М.)等人在《术语学: 对象·方法·结构》(1998: 200)一书中也认为, “的确, 术语的语言学定义——这是对其语言方面的界定, 逻辑学定义——则是对其逻辑方面的界定。大多数定义不令人满意之处正是在于试图把术语的不同特征联系在一起。然而, 看起来, 要在一个定义中把一个具有多方面特征的对象物都联系在一起是根本不可能的, 而且逻辑上也是不合理的。”以上观点也为本文提供了一条可以连缀全篇的红线, 我们将沿着这一线索展开论述。

### 从哲学与逻辑学角度下定义

哲学特别是认识论与术语学的关系不仅是久远的, 而且是深刻的。认识论作为术语学方

法论的基础，历来都不断为术语研究提供指导性的意见。对术语的形成原因这样带有根本性的术语学问题，只有哲学才能作出回答。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概念与判断是抽象思维阶段才形成的，同时，概念总是以术语的形式表达的。术语并不是单纯的符号，它还是概念在人的头脑中存在的必要条件；术语还能反映出概念的内容以及它与其他概念的联系。而术语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也许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概括。一是对已经获取的认识结果来说，术语会起到确定与巩固的作用；一是对认识的发展来说，术语常常会成为新的思想以至新的理论的生长点。

莫斯科大学的著名教授兹维金采夫（Звегинцев В.А.）于1956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语言的符号性问题》的著述。文中有相当大的篇幅涉及到术语的性质。概括起来说，作者认为，术语的许多固有特征使术语与语言中的普通词汇有明显不同，术语与符号更接近，在更大程度上具有符号的性质。这些特征主要体现在：第一，术语有单义性，在许多情况下可以用符号来替代，而不会给术语的内容带来任何影响：比如用 $\int$ 、 $\Sigma$ 分别表示“积分”、“和”。这本身就证明术语与符号接近。平常所说的术语的多义性常常可以理解为它用于不同科技领域的可能性。这些其实是同音异义术语。第二，术语有独立性。它可以不受具体语言系统的制约而行使功能，并且不会因此对内容造成损失。这也证明它更接近于符号。第三，术语不具有词汇意义，它只代表或者经科学加工的概念或现象，或者一定的事物与物质。因此，它与其他词没有意义上的联系，它的发展不受其他词的系统关系的制约。第四，术语所表达的内容当然也会发展，但这与一般词义的发展完全不同。术语词内容的发展只受相关科学的发展所制约，而且其内容的发展与变化同它的语音外壳没有关系。第五，建立术语有相对的自由性，甚至可以不受某种语言理据规则的制约。当然，如果术语是在日常词的基础上产生的，那么，理据规则的作用可能要强些，但有相当多的术语名称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诸如借助专名命名等。

兹维金采夫提醒读者，上述的术语的符号特征在不同的术语中可能有不同程度、不同方面的体现，再加上术语还保留有词所具有的某些特点，因此，不能说术语是绝对的符号。但是，如果以术语词为例来说明语言的符号性，无疑可以较容易地找到更多的证据。术语处在全民语言的边缘，而不占据主流地位，因此不能仅以术语为例来说明语言的本质。

不难看出，作者所强调的术语的性质特征，即术语的符号性，术语的不受语言制约的独立性，术语的发展受制于相关学科发展等等——这几乎无异于说，术语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有很大大局限性的。实际上，这是更侧重于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来观察术语而得出的结论。

与哲学—认识论密切相关的是对术语的逻辑定义。通常把术语说成是“以概念系统中的科学、技术或者其他专业概念为其内容的词和词组”，（Л.Бесекирска 1996: 34）正是充分体现了术语与概念的紧密联系，也可以作为侧重从逻辑角度为术语所下的定义的一个范例。

逻辑定义第一位关注的是术语与概念的关系。这种联系是得到各学科学者一致公认的。但仅仅说“有联系”还显得过于笼统，且有几分模糊。实际上，这里存在不同的情况。如果一个术语的语义并不能通过它的内部形式外显时，那么，这个术语只是称谓概念。有的术语不仅称谓概念，而当其内部形式鲜明时，还能表达概念，但也有许多时候，概念的本质特征不能外显在术语中，而只能在定义中才能揭示。

说到术语与概念的联系，还应指出以下两点：第一，术语指称的概念，与同一领域的其他概念是有联系的；第二，术语是同一术语系统中的一个成分。因此，也有人把术语说成是在某一科技领域概念系统中“其语音符号与相关的(有联系的)概念成统一体的词(或词组)。”或者说“术语是某一科技领域附有确定概念并与该领域其他名称相关并与它们构成术语系统的称名单位。”（В.Лейчик, Л.Бесекирска 1998: 20）这两个定义更突出了术语的逻辑特征，即术语与概念的联系，以及术语的逻辑系统性。

塔塔里诺夫认为，阿赫玛诺娃（Ахманова О.С.）给术语下的定义，“最有定义性，”可以把它作为语言学对术语的一个工作定义。这个定义把术语说成是“为准确表达专业概念和指称专业事物而构建（采纳、借用）的专业（科学、技术等）语言的词或词组。（Словарь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терминов 1996: 474）

可以看出，这个定义把“表达专业概念”和“指称专业事物”并列，同时，还特别提到对术语的不同产生途径（构建、采纳、借用），因此，依据这个定义可以将术语单位从不同的角度分出不同的类型。

### 从术语学角度下定义

我们可以把《术语学引论》中给术语下的定义作为**术语学定义**的一个代表。

“术语是某种语言中专门指称某一专业知识活动领域一般（具体或者抽象）理论概念的词汇单位。”（С.В. Гринев 1993: 25）该书作者认为，这个定义包括了如下几个要点：1）术语具有自然语言中的词或词组所具有的语义或形式特点；2）术语本身是在专用语言词汇而不是某种语言整体的词汇中使用的；3）专用语言的词汇是用来指称专业的一般概念的手段；4）术语是反映或将理论模式化的术语系统中的成分，对专业领域的描写正是通过这种成分来进行的。

总之，在术语学家看来，术语是不同于作为语言学研究对象的词和词组的特殊研究对象。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研究的也是语言学研究的词汇单位，但术语学要揭示的却是这些单位的另外一些特征。术语提出的称名要求也不同于语言学对词汇单位的称名要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术语是特殊的词。

彼图什科夫（Петушков В.П.）在《语言学与术语学》一文中特别分析了语言学家与术语学家研究侧重点的差别。（В.П.Петушков 1972: 102-105）术语学家更为关注的问题是：1）术语学研究的主要是术语，而不是整个的科技词汇。可以说，术语学家在谈到术语以外的科技词汇时，更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它们，而是为了把它们排除出去，以免它们干扰了对术语本身的研究。2）术语学是为今天的科学技术服务的。任何术语系统都应该与当今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相符。因此，术语学的研究基础是共时的。对术语学家来说，只有需要弄清某些术语的内容发展过程时，才会想到历时研究。3）术语学家更注重研究与某一科学技术领域概念系统相对应的术语系统，揭示这些概念间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整理术语的原则，而对现有的、自然形成的术语系统的不同变体，术语专家要选择最能反映概念联系、分类状况的表达方式。术语专家推荐的材料具有立法的性质，凡是与这些经过整理加工的术语系统背离或不相符的，都被认为是不好的，甚至是应该取缔的。

而语言学家的兴趣重点则明显与此不同。语言学总是把语言总体作为研究的对象。当对语言在科学技术领域内的功能进行研究时，语言学家不仅对术语感兴趣，而且对所有的语言手段都感兴趣，其中也包括术语以外的系列名称（номенклатура），行业俗语等。而对语言学家来说，无论是研究术语词，还是研究整个专业词汇，历时研究都有很大的意义。正因为如此，维诺格拉多夫才把术语的历史称作“关于自然与社会知识发展规律的纪事”。

对术语的形象性与表情性，术语学家与语言学家的态度也完全相反。术语学家几乎是出自本能坚决反对带有形象性或表情性的术语。如果某个术语真的带有形象性与表情性，那么术语学家往往会竭力证明，这个术语词的内部形式已经不再存在，或者干脆宣布这个术语不合乎规范。总之，术语学家遵循的是纯粹的逻辑原理，而语言学家对术语中存在的形象性与逻辑性则从正面去看待。

以上所作的分析，是从语言学、术语学等不同学科角度着眼，对不同的术语定义所作的

分析。但如果由此形成一种印象，即似乎同一学科内的术语定义都是一致的，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一个学科内部也不可能是铁板一块，这里既有大同小异的情况，也有针锋相对的观点。让我们以语言学范围内对术语的不同定义来说明这一点。

### 术语的语言学定义

语言学文献中有关术语的定义，比其他学科给术语下的定义要多。综观这些不同的定义，可以看出两种明显对立的趋向。一种趋向是把术语同普通的词汇对立起来，甚至力图把术语从语言范围内划出去；另一种相反的趋向，则是把术语词与一般的词汇完全等同看待。

让我们先熟悉一下这两种对立的倾向中有代表性的一些观点。

库济金（Кузькин Н.П.）可以看作是“等同论”的一个典型代表。他的观点在1952年第4期的《列宁格勒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关于术语的本质问题》一文得到了集中的反映。

文章开头指出，迄今为止，关于术语的实质问题，仅限于在苏联的语言学文献上提出，国外的语言学把术语词汇看作是语言的边缘现象，因此对术语没有给予特别的注意。苏联语言学界在给术语下定义时，总把它与逻辑概念联系起来，而术语与概念的联系却各有不同的说法。其中又可以区分出四类情况：1) 把术语说成是带有定义功能的词，即术语是定义概念的词；2) 把术语说成是用于称谓概念功能的词；3) 把术语说成是表达专门概念的词；4) 把术语说成是指称专门概念的词。归结起来，可以说术语是给概念下定义或称谓、或表达、或指称专门概念的词。以上定义都是从术语的功能出发界定的。

在实际的术语工作中，常常需要为已经形成的概念选取最佳的词语表述。这可能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似乎概念在词语之前已经产生，只需要通过词语加以巩固，似乎概念与词语的关系有一定的自我独立性。须知，如果没有可供选择的词语表述方案或者说压根儿没有词语的表述，概念是不可能产生的。此外，如果对业已经过专门机构批准推荐使用的术语词特别是单个的词加以分析，便可以发现，这些术语词很少是对事物概念的本质特征加以确定。这说明，在选择术语时，概念的本质特征并不具有决定意义，倒是事物的性质特征、区别性特征可能成为基础。因此，可以说，对选择术语起主导作用的是一般认识，而不是概念。

概念与词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不能归结为被定义的与定义之间的互相关系，被称名的与名称之间的相互关系，被表达的与表达之间的相互关系，被指称的与指称之间的相互关系。词是产生概念的土壤与支撑，其历史应该先于概念。同时，定义、表达或者指称的历史也不可能先于被定义的、被称名的、被表述或被指称的东西。因此，试图从术语与逻辑概念的关系出发来给术语下定义，是会引起强烈反对的。

库济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语言学家习惯于说“术语的特征”，而术语学家则更多地用“对术语的要求”。他更倾向于术语学家的说法。这些要求包括单义性，准确性，系统性，便于构成派生词，符合语言的构词规律，简短，没有情感性等。应该说，这是些多方面的高要求，远非术语词汇中的每个词都能成为术语。如果把所有指称专业事物的所有词都不加限制地称为术语词汇的话，那么，术语只是术语词汇中的一部分，即合乎规范的、经过人为加工的、有意选择的、并得到批准用于正确的专业交流的部分，或者可以简单地说，那部分已经得到普遍公认的术语词汇。在这种情况下，再拿应该具有那么多要求的、连一般术语词汇也并不总是具有的、必须遵章使用的术语与一般的非专业词汇相对比，将会是一个严重的逻辑失误。

将术语词汇中的一个一般术语词（不管它是不是术语），与非专业词汇中的一个词作对比，对比出的任何特点都不值得注意。因为，这种对比不能揭示术语的特征，而只能揭示术语词汇的特征。至于说到术语的特征，那只有将它与非术语的术语词汇对比而不是与一般的

非专业词汇对比才能揭示出来。

至于说到术语词汇同一般的普通词汇的区别,那么,这种差别并不是外部的,绝大多数情况下,从形式上不可能将术语词汇与一般词汇区别开来,这种差别是内部的,内容方面的。两者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不能找出根本的差别。这两类词之间的现实的、客观的差异,实质上是语言外部的差异(внеязыковая разница)。如果普通词、非专业词是与一般人所共知的客观事物相关,那么术语词汇则是与专业范围内的、只有有限的行业专家才知晓的客观事物相关。除此之外,两者之间再没有任何其他差别。因此,可以这样给术语词下定义,即术语词是与专业的客观事物相关的词。而术语词汇则是在物质生产或者科学领域使用的、用于指称专业客观事物的词汇。而术语则是普遍公认的或者合乎规范的、指称专门客观事物并从专业词汇中经自觉选择符合事先规定的要求的词,这些要求是按分类系统的特点、最终也是物质客观事物系统的特点而确定的。

科捷洛娃(Котелова Н.З.)与莫伊谢耶夫(Моисеев А.И.)教授提交给全苏第二次术语学研讨会的论文(1967)分别是《关于术语的特点问题》(Н.З. Котелова 1970: 122-126)与《论术语的语言特性》。(А.И. Моисеев 1970: 127-138)论文同时收入《科技术语的语言学问题》一书(1970)。这两篇文章具有大致相同的立场与倾向,也应归入“等同论”,因此,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介绍。

科捷洛娃教授从词的一般语言特征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术语展开叙述。作者认为,术语中的反义词并不比非术语中的反义词少。同义现象同样也是术语所具有的。并且,从功能上来说,这是完全有正当理由的,至于多义现象与同音异义现象,术语也同样具有。因此,作者认为,“术语——这就是词,词所具有的任何语言特征术语也都具有。”某些特征在数量上的差异只能用语言学外部情况来解释。术语作为词汇中的一个类别,其特征首先在于其约定性。这里有性质不同的两重约定性,第一是称名的约定,即可以按说话人的构思为存在的概念提供一个称谓,这时存在的术语符号的内容是约定性的。其次,术语的名称与内容只能经约定后才能确定,它不是客观地自发形成的。术语的第二个特征在于具有严格准确的定义,其内容具有单义性。科捷洛娃认为,利用形态学、语义学、句法学等传统的语言学范畴对术语进行分析,是可以对术语的特点进行“必要程度”的研究的。

莫伊谢耶夫的文章指出,有关术语的研究文献,存在许多争议和对立的地方。通常所说的术语要有严格的定义,事实上未必如此。实际上,不少术语也只有一个近似的、模棱两可的、不确定的定义(如语言学上的“恣”、“强支配”、“弱支配”等)。而一般的词,有的也有非常确定的意义,如 *вправо* (向右), *влево* (向左) 等。说术语应该具有单义性、系统性,不应该有同义现象等,事实上不尽如此。因此,作者认为,不能一方面夸大现实术语的系统性,另一方面又缩小非术语的词和熟语的系统性。把语言功能与通行范围作为术语的特征的观点,也存在许多并不一致的意见。这是因为关于术语问题的争论已经脱离开术语本身,而往往以争论过程中说到的东西为基础。如果面对现实的术语,那就会观察到以下几点:第一,术语是属于某一确定的专业范围的,因此,有些人对术语的定义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但有时候,却把这一点推向了极端,即认为术语与非术语间不存在任何差别。这里说的术语与非术语的差别已经不是指词本身的特点,而是所指客观事物的特点。甚至这种差别已经不取决于所指客观事物的特点,而取决于专业人士以外的人知道还是不知道这个事物,这当然是一种极端的情况。事实上,即使术语指称的客观事物专业人士以外的人也都知道,但指称它的术语仍然是术语。因此,使用范围这一特点,对专业术语也可以算是一个特点,但对一般术语、“平常术语”来说,并不能算是一个特点。据此,作者认为,术语应该区别出专业术语与通用术语两部分。第二,专业术语中又可以区分出概念术语与物体术语,术语与名称的对立就是这两类术语不同的反映。但作者对列福尔马茨基(Феформатский А.А.)所说的名称与概念无关的说法并不赞同。他认为两者间并不存在明确的界限。作者认为,名词以及名词基础

上构成的词组是专业术语的主体，术语的本质在于其称名功能，物体、现象、概念等都可能成为称名的对象。由名词构成的术语的名词性特征恰恰与它面对的称名任务相符合。同时，它们也不具有情感色彩等。至于术语的其他特征，诸如意义的准确性、单义性、系统性、同义现象等，至多只是术语的倾向，或者说是在所期望的品质，或者是对“好的”、创建合理的术语的要求，而系统性不强、意义不严格、多义、同音异义与同义术语的例子的存在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卡帕纳泽（Капаназе Л.А.）的观点可以看作是“对立论”的代表。她于1965年发表了《论“术语”与“术语总汇”这两个概念》，载入《现代俄语词汇的发展》一书中。（Л.А. Капаназе 1965：75-85）由于文章涉及到术语理论的许多方面，并且对此前已有的许多观点表明了作者的立场，因此该文也有一定的总括性。作者首先指出，在国内外的语言学文献中，“术语”使用的意义是各式各样的，并且常常是不确定的。对术语的实质学术界也没有一致的意见。唯一的共同看法仅仅是，术语是在许多方面与标准语中的其他词不同的词群，即语言中存在着术语与非术语的对立。如何划定这两者的界限，研究者采取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力求从理论上思考术语的实质，二是力求对术语的特征作出归纳，诸如准确性、简短性、易于构成派生词等等。这些标准对实际工作是很必要的，但它们并不能揭示术语作为语言特别单位的特点。20世纪初，不少语言学家，例如叶斯泊森（Jespersen O.），突出强调术语的“象形性”，即把术语看成一种纯粹的、与概念相关的象征符号。后来，大多数学者，又特别注意术语的功能。例如维诺库尔（Винокур Г.О.）就认为“术语不是特殊的词，而只是用于特殊功能的词。”这特殊功能“就是称名功能”。但是称名功能理论很快也招致批评。列福尔马茨基就指出，称名功能是所有词的共同功能，因此，在确定术语的特征时，不能把它提到首位。列氏主张使用范围应该是划定术语的首要标准。而库济金所说的、术语词汇与非术语词汇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没有实质差别的说法，是令人难以苟同的。卡氏认为术语与其他词的差别首先在功能上。她特别支持维诺格拉多夫所突出强调的术语的定义功能（дефинитивная функция）。术语并不是像普通词那样称谓概念，而是概念附着在术语上。术语的意义就是概念的定义，即附属于它的概念的意义。术语的第二个重要特征在于它的系统性，术语总是某个严格系统中的成员。卡氏支持列福尔马茨基提出的所谓术语场理论，认为术语在一定的术语场中占据着严格确定的位置，只是因为术语属于某一确定的、而不是别的场，因此它才具有单义性。上述这两个特征是术语最本质的特征，其他的特征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

上述两种尖锐对立的观点的论争一直持续到70年代。进入70年代中期，这种争论才趋于缓和。至于其中的原因，这与下一章节中谈到的研究方法所发生的转变有密切的关系。

### 方法论与术语定义

如前文所述，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侧重点，面对术语这同一个事物所下的定义也各有不同。此外，另一个与术语定义直接相关的重大因素则是研究的方法论。即使在同一个学科内，比如在术语学范围内，由于方法论的不同，对术语的定义也各不相同。下面章节中要着重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据塔塔里诺夫说，“在俄国，自打出现书面的宗教典籍与科学文本以来，就存在一种对专业词汇备加关注的牢固传统。但是这传统并未超出翻译和词典实践范围。需要指出的是，专科词典的编者以及科学文献的译者对术语就像对待专业词汇一样，用我们现在的说法，并没有试图深入到术语的理论本质中去”。（В.А. Тагаринов 1996：6）

随着术语学的产生，人们开始了对术语的理论思考。30-60年代作为术语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其主要特点是开始把术语作为特殊的词或词组分离了出来，并开始采用语言学结合逻辑学的方法对术语开展了研究。同时，在术语的统一工作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有人把这

一阶段称作积累材料阶段。

自 60 年代末开始，术语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又称为思考阶段。这时，术语学已经被公认是一门独立的综合学科。人们在继续探讨术语的本质的同时，开始把术语作为科学语言的词汇单位，对术语及其应用的一般理论基础、术语学的理论方法等进行了更为广泛、深入的研究。

谈到俄国术语学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的演进，不能不说到列依奇克的一篇文章，这就是他于 1969 年在当时的《科技信息》杂志第 8 期上发表的《术语学在现代科学中的地位》一文。(B.M. Лейчик 1969: 5-8) 这是一篇在俄国术语学发展历程中具有相当重要意义的文章。如文章题目所示，文章主要是探讨术语学在现代科学中的地位问题，它与相关亲缘学科的关系问题，但对术语的基本理论的认识，也极有启发。我们这里侧重的主要是后者。

文章首先回顾了术语学的产生过程，特别是术语学与语言学（主要是词汇学）、术语学与逻辑学的密切关系。作者在充分肯定这两个学科对术语学的带动作用的同时，也指出仅仅借助语言学与逻辑学的方法开展术语学研究所存在的局限性。术语学与心理学、术语学与哲学特别是认识论，同样也具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认识论不仅不断地为术语学提供营养，而且还是术语学方法论的基础。术语学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可以算是逻辑学—语言学阶段，这个阶段在 20 世纪 30 年代便宣告结束了。术语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以俄国的洛特(Лотте Д.С.) 与西方的维斯特(Wüster E.) 等人为代表。洛特的功绩在于，他把术语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同时，他还指出，不同科学领域的术语，其组织方式是完全不同的。而西方的术语学特征在于，它不仅关注术语词汇本身，而且面向科学、技术语言整体，另一方面，研究者还关注工业产品名称的研究，因为大量出现的产品名称常常出于广告设计的需要而粗暴地违反术语原则。第二阶段在术语学的发展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当今科技革命波及所有的社会生产领域，也为术语学提出了新的任务。这就是，必须对各个领域的孤立的术语系统，在全新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性的研究。自 40 年代以来飞快发展的一些新学科就成了这种研究的基础。这些学科包括符号学、信息学、集论、控制论以及科学学。作者认为，以某一学科概念分类为基础的术语总汇变成一个术语系统，这样的术语系统是符号学研究的对象，因为它具有符号系统所必备的全部特征。同时，术语系统又是某一学科的信息语言。

因此，术语学与信息学相交叉，也可以利用信息学的方法来研究术语。作者特别强调控制论对术语学研究的影响。从确认事实向调控事实发展，从以逻辑语言学为基础的规范术语向以认识术语系统的形式与功能的内部规律的认识论发展，这正是现代术语学发展的总趋势。现阶段的术语学研究，就内容来说，可以说是科学学的，而就方法而言，则是控制论的。因此，现在的术语学的地位既处于符号学、系统科学的范围内，同时又在语言学、信息学与科学学的交叉点上。同时，它既为自然科学、技术学科与社会科学服务，同时又从一般及个别认识科学理论借用方法。这也许是理想，还不是现实。但只有充分利用最新科学的成就，术语学才能获得有成效的发展。

不难看出，由于作者是从更广阔的视角来观察术语，从研究术语的实质转到研究术语学学科的实质，因此，本文对术语的基本理论研究以及对今后术语学的发展走向的影响，更值得特别注意。这一点在作者的另一篇文章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这就是 1986 年《语言学问题》第 5 期发表的关于《论术语的语言基质》一文。(B.M. Лейчик 1986: 87-97) 文中指出，直至 80 年代，术语研究所采用的基础方法可以归结成两种，这就是规范法（也有人称作规定法）和描写法。规范法对术语提出了种种规定，种种“要求”，诸如单义性、准确性、系统性、无同义词等等，这在洛特的著作中就已经提出来了。后来几经发展，这样的要求竟达到四十多条。许多术语的法定文件也都是按着这些标准制定出来的。这些文件对实现术语的统一与规范，以至更好地为科技生产服务，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是应该肯定的。

与规范法对立的描写法也早在 30 年代就提了出来，维诺库尔的一些论点，就可以视为描写法的源头。他说：“任何词都能充当术语，术语不是特殊的词，而只是用于特殊功能的词。”许多作者从这一论断出发，对现实的术语作了描写，发现有许多术语是多义的，术语也有同义现象，甚至在业已通过的标准文件中，也有包含十多个词的术语，这当然谈不上简捷性。简而言之，这类著述中论述的是术语的语言属性，用科捷洛娃的话说，术语也是词，词所具有的任何语言特征术语也都具有。而对术语提出的种种要求，却是有悖于术语的语言属性的，因此，这些要求不仅不可能完全实现，甚至部分实现也不可能。

作者认为，这样提出问题也并不完全令人信服。首先，主张“应该对术语的形成过程加以控制”的人，从来也没有否认术语的语言属性。他们只是说，术语既然是特殊的词，或者是具有特别术语意义的词，它们就应该避免多义性、同义性等。

其次，术语统一规范工作的成就也证明，对术语进行规范是有成效的。一些事实使人们认识到，不管论述术语语言学属性、术语特征、术语本质的著作多么令人信服，然而，仅仅停留在语言学范围内，是无法揭示术语的那些与语言的其他词汇单位相对立的、特殊的、更为本质的特征的。

列福尔马茨基曾说过，术语是“一仆二主”，即语言和逻辑这两个主人。这种说法也没有完全回答术语的属性问题。确切地说，术语是“一仆三主”，即术语同时还是哲学以及科学学的仆人。因为每个不同学科都从自己的角度揭示出术语这个多方面事物的某些特征。这还不足以解释术语的对立特征，即一方面，在术语系统范围内，它趋向于单义、没有同义，但同时又保留这些“缺点”。

只有承认术语所具有的“底层”基质，才能解释它们具有的作为词和词组所具有的一系列特征。同时，还要看到，术语还有逻辑特征，这些特征是从“上部”叠加到术语的内容结构上的：术语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构成。语言基质与逻辑顶层构成了术语的上、下层次，而其中心层则是包括了概念、功能与形式结构一并构成的术语实质。

看来，规定法与描写法的上述对立，无论是在语言学范围内，还是在逻辑学范围内，都是无法解决的。这个对立只有在把术语作为基本对象的学科才能得到确认。这个学科就是术语学。它是在语言学基础上，采用逻辑学、符号学、科学学、一般系统理论、信息学的方法以及自己的方法形成的综合学科。

对于语言学家来说，重要的是，要确定哪些是术语的语言学方面，术语的哪些语义与形式结构特征是来自语言，即来自语言的词汇语义与构词系统，而哪些则是来自语言外部的（包括逻辑的、符号学的）方法，以及来自术语本身的属性。为此，应该指出，术语是在一定自然语言的词汇单位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语言的词汇单位是术语的基质（*субстрат*）。作者特别强调，这里的“基质”正是用于微生物学上的意义，即指动、植物机体固着的基础，以及机体通常生存和发育的培养基，对术语的语言方面作这样的理解，可以解决许多术语学方法论方面的问题。术语的语言基质在篇章中的术语功能中看得最清楚。

戈洛温（Головин Б.Н.）是较早对术语学研究中的规定论方法提出质疑的学者。这集中体现在他于 1972 年在《莫斯科大学学报·语文学卷》第 5 期发表的《关于术语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一文。（Б. Н. Головин 1972: 49-59）

戈洛温认为，术语研究第一位要关注的是“在科学、技术和生产不同领域中术语使用的实际过程”，同时他对所谓术语应该符合的种种要求表示了怀疑。他在列举了术语的不同定义后，尖锐地反问道：“果真是任何术语都准确表达专业概念吗？难道非单义的、语义界限不清的术语还少吗？果真是术语只表达一个概念吗？”正如塔塔里诺夫所说，这些问题“对于术语学发展的那个阶段是具有革命性的。”戈洛温强调：“术语永远是职业思维的工具又是



思维的结果”。正因为如此，理想中的术语应该是单义的，并且具有严格的逻辑—语义界限。也正因为如此，术语实际上又与理想的品格相背离。认识过程作为专业性的对世界艰难的掌握过程，总是有两种趋势并存——一是术语向语义单义性与严格化靠拢的趋势，一是向新意义发展、模糊语义界限的趋势。术语科学不仅要关注术语的构成，而且还要关注术语的使用，也就是“现实的术语在现实的篇章……是如何行使其功能的。”只有这样，术语学才能获得不同术语的结构与功能的真实图景，才能找到术语类型的理论依据，提供术语构成与术语使用的合理推荐方案，才能描绘出或小或大的术语系统，才能看到这些系统的不断变换其界限与功能的的活动性等等。接着，作者提出了许多推进和改善术语研究的具体设想，其中涉及术语词典、术语信息语言，术语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在文章的结尾，作者一口气列举了几十个术语学在近期内应该作出回答的问题，使人们不禁为作者的深刻的洞察力与广阔的思路表示钦佩。

从某一个学者在相关问题上主张的改变，也许更容易看得出 70—80 年代俄国的术语学研究在方法论方面所发生的、引人注目的变化。

达尼连科在《术语词的词汇—语义及语法特点》（1971：7-67）以及《对标准化术语的语言学要求》（1972：5-32）两篇文章中，从合乎语言规范的角度出发，为术语制定了 7 条语言学标准。但在 1982 年发表的《统一术语的规范化原理》一文中，作者的立场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从承认对术语的语言学要求转而承认在评价术语时语言学标准的“某些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体现在，在遵守一般标准语规范的同时，也要承认科学语言的功能变体，包括某些与一般规范语言趋势不同的变体，作者将此称作“规范的职业变体”。

列依奇克把达尼连科这种观点的转变视为对传统术语研究方法的“背叛”。应该看到，这种研究方法论方面的改变，所带来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它不仅导致对一些重要理论认识的重新估价，而且对于术语的整理、统一工作提出了新的标准。

研究方法的上述转变在术语的定义上是如何体现出来的？让我们先从几个不同的定义实例说起。

列福尔马茨基在 1965 年新版的《语言学引论》中给术语下的定义是：“术语是专业的、其意义受限制的词，这些词作为对概念的准确表示与事物的称名趋于单义。”另一位学者盖德（Герд А.С.）认为，“术语是充当定义功能并以严格的系统性、单义性、在该科学范围或者知识领域内无同义词和同音异音词为特点的词汇—语义单位。”（В.П. Даниленко 1977：85）

可以看出，规定论对术语的种种要求，在上述定义中是有明显体现的。而采用描写的方法，从术语功能出发，阿维尔布赫（Авербух К.Я.）则这样给术语下定义：“术语是术语总汇（术语系统）中的成分，它是表达与某一专业活动有关的某一词或稳定重现的词组的所有变体的总汇”。作者在提出这一定义的文章中，把“变体”看作是“语言单位存在的一种形式”，而功能方法是研究变体的重要方法。术语也应该看作是个“功能概念”。术语的功能在于充当专业概念的符号，充当表达层面与内容层面都可能不同的一系列变体的常体。从这一观点出发，作者提出，任何学科基本概念的定义总要随着对研究对象性质新认识的出现而周期性地加以调整，而上述定义是在总结近 8—15 年间术语学的成就时形成的新定义。

作者认为，此前，在给术语定义时，术语系统是第一位的，术语成分是第二位的，术语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它是这个系统中的一个成分，但在实际下定义时，却总是针对术语，而后才在术语定义的基础上给术语系统下定义。这从方法论上说不合理的。因此，作者首先给“术语总汇”下出了定义，即“术语总汇是某一专业活动领域，与概念系统同形并服务于其交际需要的符号系统。而术语系统则是能显性地展示其系统特点的术语总汇。”但“术

语是术语总汇（术语系统）中的成分，它是表达与某一专业活动有关的某一词或稳定重现的词组的所有变体的总汇”。（К.Я. Авербух 1986: 38-49）

在结束本篇内容时，不妨作出以下几点归纳：

第一，术语的定义是术语学研究的首要问题与核心问题，也是关系到整个术语研究全局性的问题，它也是术语理论的基础内容。即使对术语的某个方面的研究，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术语定义的制约。

第二，术语本身是一个多方面的复杂概念。企图为它下一个无所不包、面面俱到的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不同的学科对术语的定义可以各有侧重，各有不同，这是正常的，是应该允许的。

第三，术语的定义是随着术语研究向深度与广度发展而变化的。随着由规定论到描写论的转变，随着功能研究的深入，以及其他研究方法的运用，术语的定义也会不断地推陈出新。

### 我们自己的工作定义

在列举了上述从多方面、多角度给术语所下的定义之后，我们是否也可以试着给术语下一个自己的定义呢？回答只能是肯定的。即使我们的定义，可能会显得浅陋、不严密，但是，作为一个学习与思考过程，这个“作业”还是非要完成不可的。

笔者在几个不同场合，在必须要对术语说出一个工作定义时，宁愿把术语说成是：“术语是凝集一个学科系统知识的关键词。”这个定义也许并不是一无是处。首先，用“关键词”来作解释术语的中心词，凸显了术语在专业词汇中所起的主要作用。而且，“关键词”既可能是词，也可能是词组，或者说是所谓词汇单位。这也正是术语的一个特征。其次，说术语“凝集一个学科系统知识”也间接体现了术语本身所包含的系统性、逻辑性等特征。而“凝集”也多少能体现术语的确定是对概念的归纳与概括的过程。最后，这个定义毕竟是用自己的话表述出来的自己的认识，说来也更容易上口。既然，现有的那么多定义，都不能令人满意，那么，再多一个即使不成熟、不令人满意的定义也无大碍。

### 参考文献

- [1]Авербух К. Я. 1986 Терминологическая вариантность: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й и прикладный аспекты[J],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 6.
- [2]Бесекирска Л. 1996 К вопросу об определении термина[J],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 №1-3, Москва.
- [3]Головин Б.Н. 1972 О некоторых проблемах изучения терминов[J], Вестник МГУ. Филология, №5.
- [4]Гринев С.В. 1993 Введение в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M], Москва, Московский Лицей.
- [5]Даниленко В.П. 1971 Лексико-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и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слов-терминов[A]//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русской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C], М.
- [6]Даниленко В.П. 1972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требования к стандартизуемой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A]// Терминология и норма[C], М.
- [7]Даниленко В.П. 1977 Русская терминология. Опыт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писания[M], М.
- [8]Даниленко В.П. 1982 Нормативные основы унификации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A]// Культура речи в технической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C], М.
- [9]Звегинцев В.А 1957 Проблема знаковости языка[J], Slovensk (odborne nazvoslovie.— Bratislava. -n. 7.-).
- [10]Капанадзе Л.А. 1965 О понятиях “термин” и “терминология” [A]// Развитие лексики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C], М.
- [11]Котелова Н.З. 1970 К вопросу о специфике термина[A]//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научно-

- технической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C], М.
- [12]Кузькин Н.П. 1952 К вопросу о сущности термина[J], Вестник ЛГУ. №20, Серия истории языка 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Вып. 4.
- [13]Лейчик В.М. 1969 Место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 в системе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наук (к постановке вопроса) [J],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 Сер. 1, № 8.
- [14]Лейчик В.М. 1986 О языке субстрате термина[J], 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знания, №5.
- [15]Лейчик В., Бесекирска Л. 1998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 предмет. методы. структура[M], Bialystok.
- [16]Монсеев А.И.1970 О языковой природе термина[A]//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науч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й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C], М.
- [17]Пештуков В.П. 1972 Лингвистика и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е[A]// Терминология и норма[C], М.
- [18]Словарь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терминов[Z], М. , 1996.
- [19]Татаринов В.А. 1996 Теория терминоведения[M], Москва, Московский Лицей.

## On Defining Terminology

ZHENG Shu-pu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How to define terminolog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in terminology theor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ifferent viewpoints of the Russian terminology schools. As a conclusion, the author makes an attempt to offer his own definition.

**Key words:** terminology; definition; branch of science

收稿日期: 2004-05-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 (2000ZDXM740013)

作者简介: 郑述谱 (1940-)男, 山东牟平人,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词汇学, 词典学, 术语学。

[责任编辑: 靳铭吉]